

烏台詩案與黃岡

--蘇東坡無意中犯罪帶來的文學佳話



北宋大文豪蘇軾（1037－1101），一生歷經宦海沉浮、政治風波與人世滄桑。其中「貶居黃州」的五年，是他生命中最困厄、卻也是精神與文學最豐碩的時期。蘇東坡在黃州期間，不僅創作了千古名篇《赤壁賦》、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，更以實際行動造福地方百姓，留下了民生、教育與文化上的深遠貢獻。這段歲月，成為他從仕途挫折走向人格與藝術巔峰的轉折點。

蘇軾被貶黃州的背景，與北宋政爭有關。宋神宗時，王安石推行新法，朝中分歧嚴重。蘇軾個性剛直，對政策多所批評，又以詩文暗喻時政，因而得罪權貴。元豐二年（1079年），他被控「以詩諷政」，牽連入獄，史稱「烏台詩案」。這場事件在傳統觀點中常被視為「冤案」，但若從政治實況觀之，其實並非全然冤枉。

當時蘇軾已離開京城任職地方，對朝廷情勢的變化並不清楚。他仍以為新政的主導者是王安石，便在詩文中對「變法派」提出辛辣譏諷。然而此時，王安石已經退居二線，朝政的主導權轉到了宋神宗手中。蘇軾對新政的批評，實際上矛頭直指皇帝本人。在皇權絕對的時代，這等於犯了「直諫之忌」的實罪。以宋律而言，此舉屬「謗訕朝廷」，確為重罪，足以判處徒刑兩年。

更關鍵的是，北宋當時正值印刷技術的飛躍期。雕版印刷剛剛普及，書刊的流通速度前所未有。蘇軾早年曾任杭州通判，這座城市不僅是富庶的商業中心，也是全國出版業的重鎮。他所撰寫的詩文、政論一經刊印，即可迅速傳播至各地，引發輿論風潮。當時民間爭相傳閱蘇詩，甚至被抄刻成冊，影響力遠超出朝廷預期。這種以文字挑戰權威的情形，對皇帝而言幾乎是對王權的直接挑釁。烏台詩案因此不只是文人受冤，更是一場在言論與皇權之間的衝突，折射出北宋思想開放與

政治高壓並存的時代矛盾。

在被囚百日後，蘇軾雖免於死罪，仍被貶為「黃州團練副使」，名義上是官員，實際上卻無俸祿、無權力。黃州在宋代屬鄂州路，位於長江北岸，今為湖北省黃岡市黃州區。這裡地勢低平、濱臨大江，歷來多水患。對曾在朝廷任要職的蘇軾而言，這裡幾乎象徵政治生命的終結。然而他並沒有沉淪於失意，反而在逆境中開啟一段自我重生的歲月。



抵達黃州後，蘇軾生活清貧，俸祿全無，只能自謀生計。他主動向地方官請求開墾荒地，在城外東南方築田種糧，從此自號「東坡居士」。他與家人親手耕作、播種、插秧，晨出暮歸，汗流滿面，與鄉民無異。當地百姓見大文人能放下身段，紛紛效法開荒種田，帶動了地方自耕風氣。蘇軾在詩中自嘲：「自笑平生為口忙，老來事業轉荒唐。」語帶自諷，卻顯出他安貧樂道、化困境為修行的心境。

除了開墾農田，蘇軾也致力於地方水利的改善。黃州境內江河縱橫，逢雨即災。蘇軾憑藉曾在杭州整治西湖的經驗，勘察地勢，帶領民眾修築堤防、疏通水道，使低地免於水淹。他不仰賴朝廷撥款，而是動員百姓自發勞作，親身參與指導。這些工程不僅保護了農田，也鞏固了沿江聚落，百姓因此感念他，尊稱「蘇公」。他對民生的關懷還表現在濟貧與倫理教化。每逢荒年，他勸導富戶開倉施粥，並撰文倡導仁愛之道，認為官員應「與民同甘苦」。他以人格的力量重建了地方的信任感，讓被貶官員也能成為百姓心中的靠山。

在教育與文化方面，蘇軾雖無實權，仍持續講學授徒。他常與地方士子談經論史，詩文唱和，倡導「學以養德」之風。黃州的文風因此一新，青年才俊輩出。黃庭堅、章質夫等人皆受其啟發。蘇軾不僅傳授知識，更以胸懷感化人心。他寬厚仁慈，不計毀譽，即便對舊敵亦能一笑置之。這份氣度，使他成為中國文人精神的典型。

黃州的自然風景也喚醒了蘇軾的藝術靈魂。城外的赤鼻磯（今赤壁）臨江而立，山川壯闊，他多次泛舟遊覽，感懷古今興亡，創作出《前赤壁賦》、《後赤壁賦》

與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等傳世名篇。這些作品以山水為表，寄人生為理。《前赤壁賦》中的「寄蜉蝣於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」，流露他在浩瀚宇宙中領悟生命短暫卻可自由的哲思；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中的「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」，更展現他在歷史長河中尋求超越個體命運的胸懷。

蘇軾的「東坡精神」在此成形——他不再以榮辱為意，而以仁心與創造為志。他在《定風波》中寫道：「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。」這種淡然、從容、堅韌的氣度，正是他在黃州五年所修煉出的生命姿態。困境未能摧毀他，反而讓他完成精神上的重生。

今日的黃州，為湖北省黃岡市中心城區，地處長江北岸，距武漢約八十公里。城市雖歷經滄桑，仍保留著濃厚的東坡印記。城中有「東坡赤壁」、「蘇公堤」、「東坡紀念館」等遺跡，每年吸引無數遊客前來瞻仰。當地政府與學界以「東坡文化」為核心，舉辦詩會、書法展與學術論壇，使蘇軾的精神在當代重新發光。黃州人以「東坡故里」為榮，視他為文化象徵與人格典範。

蘇東坡在黃州的五年，是中國文人精神的縮影。他以一個被放逐者的身分，仍能開田築堤、施粥賑民、弘揚文教，並以詩文寫下超越時空的智慧。他在黃州所成就的，不僅是文學的高峰，更是一種生命哲學——無論身處何境，只要懷抱仁心與信念，皆可化困境為創造的沃土。

正如他所言：「問汝平生功業，黃州惠州儋州。」這句話不是哀嘆，而是對生命價值的總結。黃州，這片曾被貶謫者踏過的土地，最終成為他精神重生的起點，也成為後人永遠仰望的文化聖地。

